

水滸傳

海上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 愛美 社出 版... 上海 文明 書局 寄售

裸體美之研究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裸體美在美術
上之價值早爲
美術界所公認
然其起源原理
歷史等知者尙
鮮本書搜羅東
西各國關於此
點之著作採集
成書不惟研究
美術者當人手
一編卽常人欲
知裸體美之所
以然者亦當閱
讀也

要目

卷首插圖

西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三幅)

中國裸體畫(彩色一幅單色四幅)

第一章 原始的性慾與裸體生活之

關係及裸體憧憬

第二章 裸體美與性的衝動及其與

跳舞之關係

第三章 Totemism 時代及文化民族

的跳舞並跳舞與裸體藝術

第四章 裸體美藝術之發達

第五章 日本的裸體雕刻

第六章 維納司女神之考察

第七章 裸體畫

第八章 裸體美之看法及對於裸體

美之感想

第九章 裸體及裸體藝術之取締

附錄 生殖器官崇拜之奇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白話尺牘

名人白話尺牘

二冊 七角半

學生適用
白話書信範本

一冊 四角

商界白話尺牘

二冊 四角

白話女子尺牘

一冊 三角

白話女界尺牘

二冊 三角半

平民尺牘新範

一冊 三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第五才子水滸傳卷十八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真好，劣卽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繇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卽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爲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稗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

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添一句好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

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

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

甚麼義理。暴字妙罵世不盡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

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

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發見父親面。於清風山收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紛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父賺轉便將生父熱瞞作者

正深寫宋江權詐乃至忍於欺其至親而自來讀者皆嘆宋江忠孝真不善讀書人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

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

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

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醜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

親弟兄，你們只願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

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

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只三個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爲命而亦有時以錢與人者既要好

看便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害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

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升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拏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數語皆爲送配作地不重在寫宋江生平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扭，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與死郓城獄，耶算來不如放他送配出去，再生出事來，使讀者歡喜，故當省即省乃文家妙訣也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

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

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句一更兼他有錢帛使用，句二名喚

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句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

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三字妙可見一部書皆從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夫則必謂真有其事當下兩個公

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

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

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

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

固少不得

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

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

心。

陳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終受厥考之教也。○觀其前聚清風山後吟潯陽樓當信此言不謬。

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

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

灑淚

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

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

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

太公許四郎來此是人情文情兩所

必至於後文來則費筆不來又疑漏筆，不如便於此處隨手放倒，省却無數心機。

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

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

父前子灑淚兄弟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

自回家中去，侍

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

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

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

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

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

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

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

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兩寫來的不是別人，

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全泊頭領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獨是劉唐者言劉唐則衆人見言他人則劉唐不見此固史氏之法也將領着三

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

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汙了手，把刀來我殺便

了。筆墨發冷令人莫測其故兩個人只叫得苦。與上聲應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妙宋江接過，妙○此等處寫

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

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

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補文中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

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

然作者特書之於清風起行之後吟反詩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耶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

刀望喉下自刎。看他假此其所以爲宋江也○立意原本忠孝是劉唐慌忙攀住，脰膊道：哥哥

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奪刀之真然真者終爲小宋江道：你弟兄們若

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

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

是

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

哥。

二人

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緣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

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

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

花榮

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

動。宋江假○於知己兄弟面前偏說此話於

李家店穩家莊偏又不然寫盡宋江醜態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

兄長在山寨便了。

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看他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

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仁兄相會，今

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

看他便籠

宋江

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

看他籠罩吳用○寫兩人互用權術相加真是出色妙筆

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

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

看他寫宋江一片假○既許不留則定不害二人

兩個

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

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請衆頭領都

來聚會。

妙

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

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宋江誓道：小可自從

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

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喚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顧，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

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我不敢久住，只此告辭。前聚清風後吟反詩抑又何也

晁蓋道：「直如此忙，罵得假人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

坐，與他寸步不離。看他寫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於如此偏是假人偏在人面前做張致寫得真是如鏡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

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

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

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只要問前聚清風後吟反詩何也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罵得假人妙雖然，仁

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

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

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

相投，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語還爲前回一篇解得過否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

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喚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

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極寫宋江權術何也。忠孝之性，生奪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於哭乎？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寫一句，與後對看。

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看吳用更不留可謂惟賊知賊。○寫吳宋兩人權詐相當處，幾有曹楊之忌。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爲揭陽嶺作引。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

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吳用花榮者，花榮與宋江最昵，蓋是以情招之，冀其必來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爲情所動，則必須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此文便向後日捏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爲之嘖嘖而死。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

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句一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句一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句一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廝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已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旗兒來。畫出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入酒店坐下，半個時辰，不見人出來，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然有以生之故妙也宋江使無此句，而但於後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捉撮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畫出陰慘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

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瞷着，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喫，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千萬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好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好宋江笑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好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三個人偏留一個，再作一縱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而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宋江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奈何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都是金銀。

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見着這等一個囚徒。

不知其人視其物亦可以動心矣，偏不轉筆偏能再生出事來。量

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

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剗，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

讀者無不知，顧

有此句宋江當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非不死於此句早已不死於並無一人出來句也。

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陡接奇文有怪峯飛來之勢。

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便分主使我們特地上

嶺來接一個人。奇絕料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

正不知在那里攔攔了。遠不千里近只目前讀之絕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

男子。即所謂只等一個囚徒也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帶

妙絕。豈惟聞名實乃見血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

宋公明？寫得遐邇傳誣無不貫耳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裏過？那大漢道：

我本不知。妙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妙

不知知之相識乃相識亦復不知活寫出傳聞異辭來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別處又

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寫得淋瀝病夫聞之皆欲奮發

因此在此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恰表出山泊一番來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

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躡上山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

買賣如何。忽然將說話開開說開去妙絕不然便像特飛奔上嶺來救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

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

甚樣人？」慌忙妙○看他寫一個慌忙張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非是那漢慢條斯里亦爲

之慌故也。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失驚妙○傳說宋江并傳那人應道：「真

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絕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連忙妙○看他用慌忙字那

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夫未回，不曾開剝。」至此還說出開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

認。」寫至此句有駿馬下坡之勢矣入下忽又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

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妙筆相他

臉上金印，又不分曉。妙筆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

知。」絕處逢生這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

干散碎銀兩。無端寫來便成絕倒○爲是宋江不得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

慙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那

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襯

起大漢也此處寫那人也慌者所以

開釋那人也

連忙調了解藥，便利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此李立私開宋江不問皆作者筆法嚴冷處○或

解云此處宋江未醒安得責其不問不知我不責其作房開時我正責其出門帶時也

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

出前面客位裏。扛公人有輕重貴賤之分

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

在面前，又不認得。

畫出初醒時

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

是誰？

我不是夢中麼？

寫宋江既不答有不扶妙絕畫出初醒時也

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這裏正是

那里，不敢動問兩位高姓。」

寫宋江只是動不得妙絕

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

楊子江中撐船，船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

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

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貨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

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只是答不得扶不得

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其妙處恰在無文字處蓋文字之難知如此

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

真要問李俊

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李俊

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彀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

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

個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得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應前不知爲甚事句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真是醜極。○純孝不在口說，以口說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衣鉢之滿天下也。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特書此一句與前吳用擊映蓋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吳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救起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相覷道：我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朝廷法度，擅動宋江不問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